

岑桑作品选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姬德顺

内文插图：汤小铭

责任编辑：李志光 梁培龙

岑 桑 作 品 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10插图 137,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1·1376 定价1.10元

目 录

小 说

木岸斗的故事.....	3
野孩子阿亭.....	16
阿杏.....	39
哥儿俩和老猴苏苏.....	49
我有一支笔.....	60
记得当时年纪小.....	70
毛玻璃的梦幻.....	81
在那高高的苗岭下.....	90
好汉不掉泪.....	99
爷爷啊，爷爷！.....	115
乡下来的表弟.....	129
妈妈，我实在不该怨您.....	136

童 话

黄莺和小百灵.....	151
卡卡.....	155
水葫芦取巧记.....	159
小狮子和松鼠兄弟的故事.....	163

寓 言

狼和羊.....	183
唉声叹气的台灯.....	184
画图里的猫.....	185
坏心肠的麻雀.....	187
贪馋的苍蝇.....	189
爱吃现成饭的猪.....	191
小野猫和蜥蜴的尾巴.....	193
喜鹊和乌鸦.....	194
丑驴子.....	196
虚伪的枯叶蝶.....	198
螺螄和小鳊鱼.....	199
狡猾的老狐狸.....	201
老山羊和四只小山羊.....	203
怕见太阳的土拨鼠.....	205
没有主见的小狗熊.....	207

好高骛远的雄鸡.....	208
谁最勇敢.....	210
爱讲闲话的八哥.....	212
好胜的木棉树.....	214
小山猪和刺猬.....	216
爱虚荣的小花猫.....	218
幸灾乐祸的雄鸡.....	220
长角鹿.....	222

知 识 小 品

水姑娘漫游记.....	225
美丽的花卉.....	246
动物世界启示录.....	265

人 物 传 记

永久的孩子.....	281
后记.....	303

小 说

木岸斗的故事

一

五十年代中期是令人心花怒放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使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广大原野，处处喜气洋洋，生机勃勃。大地仿佛已在翻身之余，开怀笑了。

哪怕在大城市里，也感觉得出那种带着欢欣和希望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叫人喜孜孜地分享那来自泥土和庄稼的欢乐。

一个热闹的假日，我在大街上闲逛。

“小鸡二！小鸡二！”

背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惊喜地发现了那个喊我小时候的绰号的年青人。他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农民服装，黧黑的脸上闪亮着一双大眼睛和两排雪白的牙齿，笑逐颜开，扑过来紧握着我的双手，使劲地摇呀摇，表

示他难以抑制的欣慰和激动。

“啊，阿能！”我用同样的感情，使我们的重逢充满欢乐，“什么时候到城里来的？”

“几天啦！”

“参观展览会？”

“不，和几个社干一起到城里来找农具厂订货。”

“订什么货？”

“抽水机。”

“抽水机？”我心中猛然一震。

“可不是！”他觉得我的惊讶有点儿可笑，“合作化了，难道还要用木戽斗戽水不成？！”

在阿能的笑声中，我想起了过去的一段永难忘怀的日子……

二

那时候我才十一岁，生活在满目荒凉的乡下。

我朝思暮想，盼望得到一个木戽斗。那时候，我是说远在十六七年前的时候，我和阿明、阿能，都曾盼望得到一个木戽斗。木戽斗是南方农村用来戽水的工具。我们都很羡慕别人手里的木戽斗。有了木戽斗，就可以把小河旁的水洼戽干，快活地捉鱼捉虾了。

阿明和阿能是兄弟俩。他们从小就光着小屁股，在泥地上摸爬滚打长大。娘早就死去了，爸爸在小镇上的一家木

器店里做工，是个造木庖斗的老手，因为在村子里受过冤屈，已离家七、八年，发誓不再回去了。每当半瞎的老祖母把一个小布袋递给他们，说：“问爸要米去！”这双小兄弟就肩并肩的走十里路到镇上去。他们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见到爸爸一面。

也许是因为阿明有副小猴脸，又会连翻几个大筋斗的缘故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马驹明”。村子里的孩子们谁不佩服马驹明！他可以爬上高高的水蓊树上掏喜鹊蛋；可以潜进河底把一枚小铜圆捡上来；他跑得比谁都快，掷石子掷得比谁都远；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许多花色最好的贝壳，当他高兴的时候，就会慷慨地送你一把……而且，他还有个自己动手造的庖斗呢！不过那不是个木庖斗，而是一个用旧洋铁皮簸箕，安上一条扫帚柄做的铁皮庖斗。当大伙要庖水捉鱼的时候，有个铁皮庖斗的孩子也是满吃香的了。

虽然老祖母常常骂我，不让我跟阿明、阿能他们整天到处浪荡，但是阿明是磁，我是铁，叫我怎能不和他在一块呢？我每天都瞒着老祖母，和他兄弟俩一起掏鸟蛋，摘水蓊花，熏土拨鼠，捉草花蛇，脱得赤条条的跳进河里打水仗，扛起铁皮庖斗去庖水捉鱼虾……

三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

和往常一样，我和阿明、阿能他们天天在田野间生蹦活

跳，谁也不知道灾难已经拍打着黑色的翅膀飞来了。直到看见人们都忧心忡忡，终日彷徨，才知道世界要走样了，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

只有小河还是照样无忧无虑地奔流。河水涨得满满的，鱼在蹦，虾在跳。

这一天，天还没有亮，房子外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噢——呵！噢——呵！”

这是我们私下约定的暗号，阿明在呼唤我了。我连忙翻身落床，爬过矮墙，在屋子后边会着了阿明兄弟。

“喂，张地墩的大水洼里有大鳗鱼！”阿明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现在就动手干？”我忙问。

“是！”阿明手一挥，一蹦老高，落下地来扎了个马步，快活地应道：“先去看看，看准就动手！”

我们三个连跑带跳，直奔张地墩。当我们走近大水洼的时候，习惯地缓步而行，走到水洼旁的一个小土丘上，趴下来，不声不响地观察水面的动静。我们必须不动声息，因为鱼儿很狡猾，一觉察到附近有人，便会沉到水底，连泡泡也不冒一个。

不久，水面上扬起了水波，接着就冒出了一串气泡泡。我们快活地注视着水洼里的一切变化，用手肘你推推我，我推推你，意思是说：“好大的家伙！”

阿明按住我的肩膀，再审视了一会儿水洼的动静，突然跳起身来，下令道：“动手堵水洼口！”

我和阿能象两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同我们的“司令官”一起动手动脚，搬泥搬草，不一会便把水洼与小河相通的地方堵住了。

“吃过饭就戽水，怎么样？”阿明提议。

“好！好！”两名“士兵”响应了“司令官”这文雅的命令。

于是，大家约好，各自回家去找戽水工具，饭后到水洼边集合。

“噍噍，有个木戽斗就好了！”阿明自言自语地说。

“傻子才不知道呢！”我说，“有个木戽斗，一天一夜，准能戽干！”

阿能附和道：“一个木戽斗，顶得上三个又笨又重的铁皮戽斗。”

我们面对着眼前这个蕴藏着巨大希望的水洼，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大家又高兴，又犯愁，因为在我们中间，只有阿明有一个铁皮戽斗。

离开水洼的时候，阿明在河边的水杨梅树上折了一截带叶子的树枝，又在那上面缚上一块芭蕉叶，插在水洼旁边。这是一个众所公认的标记，意思是说：这水洼已经有人“占领”，别人不得再插手了。谁也不知道这规矩起于什么时候，又为谁所定，不过，大家对这规矩都是很乐于遵守的。

四

我回到家里，翻寻了老半天，才选上一个搁在门角落的

木水勺。我感到自己怪可怜的，有负“司令官”的殷切期望。

胡乱地吃过了饭，我便拿着那木水勺一口气跑到张地墩。到了那儿，只见阿能早已把裤衩子脱掉，用阿明那只铁皮屎斗在屎水了。

“马骝明呢？”我一边脱裤子一边问道。

“他说要晚一点才来，叫我们先动手。”阿能高声喊道，生怕盖不过屎斗屎水的声音。

“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阿能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早上我们一回到家，他把这屎斗交给了我，便奔出门了。临走时叫我吃过饭自己先来，不要等他了。来吧！快跳下来，换换手！”

于是，我跳进水洼，把木水勺交给阿能，接过他手里的铁皮屎斗，干劲十足地屎起来。

屎呵，屎呵！屎了许久许久，阿明还没有来。直到我们轮流休息了好几次以后，才看见阿明蹦蹦跳跳地奔来了。

“马骝明——！”我高声叫喊。

“喂——！”阿明高声回应，边走边高高挥舞起长长的一柄什么。

啊，那不正是我们盼也盼不来的木屎斗吗？

我和阿能连忙跳起来，爬上岸，迎接我们的“司令官”。

“好哇，哪儿拿来的？”我迎上前，从阿明手里把木屎斗抢了过来，仔细端详。

“向拳头德借来的！”阿明骄傲地回答。

“什么？他肯借给你？”

“我给他用这戽斗戽了两亩菜地，他答应借给我用一天！”阿明乐呵呵地说。

拳头德是村子里的财主马二爷的狗腿子。光听这浑号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家伙。

戽呵！戽呵！有了木戽斗助战，我们干得分外起劲。我们把那仿佛闪着金光的木戽斗轮流使用着。当木戽斗轮到谁的手上的时候，谁就特别精神振奋，象个手执宝剑的英武骑士。但是“骑士”的生涯是短暂的，戽不了二三十下，拿铁皮戽斗和木水勺的又要催促了：“喂，该换手啦……”

五

戽呵，戽呵！我们一直戽到傍晚，分别回家吃过晚饭，又回到水洼里继续干。

“今天晚上戽夜水，好不好？”阿明提议。

“好，戽个通宵！”阿能兴致勃勃地应道。

“好哇！”我边附和着边想起老祖母手里的藤鞭子。要是她知道我通宵没回家，唉唉，明天，明天……可是，这小水洼的诱惑使我战胜了一切忧虑和恐惧，我不再去想那藤鞭子了。不在这水洼里伴着这难得的木戽斗干个通宵，能对得起它么？

戽吧，戽吧！夜了，四野都黢黑了，星星眨眼了，月亮爬上树梢了。我们把水高高戽起，戽进那平静地流过的小河里，那散落到河里的水花，在月光的映照下，好象是从天上

洒落到河里的千万颗晶亮的珍珠，沙啦啦，沙啦啦……

灰鸪拖着长长的鸣声在高空飞过，清凉的夜风在我们的赤膊间掠过，流萤在我们四周飞旋。远处的狗吠，近处的蛙鸣，还有那隐约传来的梆声，构成了水乡奇妙的夜籁。有趣的夜呵！美丽的夜呵！

水洼渐渐浅下去了，鱼儿虾儿，在我们的脚踝和两腿间乱闯乱爬。

痒呵，痒呵！我们的手麻了，胳膊酸痛了。歇一歇，再痒吧！歇一歇，再痒吧……

我们终于一直痒到天亮。

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早晨了！在那被朝阳点染得金光闪耀的水洼里，蹦跳着大大小小的沾满泥浆的鱼儿和小虾。

“捉呵，快快捉！”

我们快活地在烂泥里左摸右摸，把一尾尾鲫鱼、林都鱼和一只只小虾往腰间的小竹篓里塞；滑潺潺的泥鳅、塘虱是不易捉住的，只能把它们拖泥带水的抛到岸边才慢慢收拾。

“大白鳢！一条大白鳢！”阿明忽然高声叫了起来。

我和阿能抬头一看，不约而同地扑过去，七手八脚地把那条足有一斤多重的大白鳢捉住了。这意外的收获，叫我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来，怪叫着，欢呼着。我们都知道，这大白鳢比我们已经放进竹篓的鱼儿虾蟹加起来的总和还要贵重一些。

直到蛆虫般大小的虾毛也被捉清了的时候，我们才住了手。

大家都疲倦得要死，走到草地上软瘫瘫地躺下来，把装满鱼虾的小竹篓放在一旁。

“鱼怎么分？”阿能忽然问道。

“分三份，抽签！”我说。

“但是大白鲢该怎么分呢？”阿能又问。

“我说不要分。”这时，阿明开口了。

“不分又怎样？”

“卖掉它！”

“分钱么？”

“不，”阿明霍地跳起来，扎了个马步，叫道，“不分钱，用来买个木戽斗，大伙用，怎样？”

“好哇！好哇！”我和阿能都同声欢呼起来。

正在这当儿，远处有一个大汉子摇摇摆摆地走来。定睛看去，原来是——

“拳头德！”我暗暗叫道。

拳头德笑嘻嘻的走来了。

六

我们本能地站起来，把小竹篓紧紧护住。

阿明拿起那木戽斗，等来人走近的时候，迎了上去。

“德叔，这个还你。”

这个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家伙接过木戽斗，心怀鬼胎，走过来直瞪着我们的小竹篓。

“啊，好大的白鳊！”这家伙把我推开一边，猫着腰，欣赏我们小竹篓里的宝贝，忽然眼睛一亮，叫道：

“这白鳊给我。”

“给你？”阿明蹙起双眉。

“可不！”拳头德用凌厉的目光飞了阿明一眼，“借木戽斗，能白借？！”

阿明着急地夺过竹篓，对这恶汉子说：“不能给你！木戽斗是我给你戽了半天水借来的，怎能说是白借！”

“啧啧，好厉害的小鬼！你敢嘴硬？快给！”这无赖气势汹汹，象要动手打人的样子。

“不给！”

“不给就赔木戽斗！”

“赔什么？这不是木戽斗吗？”

“啧啧，”拳头德狞笑着指指戽斗上一个小小的缺角说，“你们瞧，这地方是你们弄坏的，敢不认？”

“这是旧口，我向你借来的时候说清楚了了的！”阿明理直气壮地驳道。

“你撒赖！你撒赖！给！快给……”这家伙说着，便放下木戽斗动手抢。可是大白鳊滑溜溜的，他怎么抓也抓不住，阿明趁势挽起小竹篓，拔脚便跑。

“马驹明！”拳头德吼道，“快停脚！要不我就拧下你的马驹头！”

阿明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拳头德随手举起他那木戽斗，一边说着粗言烂语一边追去。